

且行且吟

红土地

黄振国

从水田改称“红田”，从新集改称“新县”，从黄安改称“红安”，虽然只一字之差，却道出了无数红色经典。她们像那情节跌宕的老电影，看后泪涟涟……

长夜难明赤县天，大别儿女苦熬煎。红旗卷起农奴戟，敢叫日月换新天。送那当红军，全家齐参战。风雪何所惧，不怕五更寒。数十万英烈献忠魂，血染大别山！新中国的基座上，你把砖瓦添！

古有五百壮士，国画大师徐悲鸿，为他们绘制了精美的画卷；今有五百将军，他们同一个家园。在个人籍贯这一栏上，都庄严地写上了同一个令人自豪的名字——大别山！

大别山，红色的土地，将军的摇篮；大别山，延绵起伏千里远，砥柱中流江淮间；大别山，歌舞之地故事多，鱼米之乡美名传；大别山，大别山，人杰地灵写风流，吾辈催马再扬鞭！

陈左湾

陈树照

高陌店 往南两华里 茫茫水塘中央的陈左湾 三十几户人家 栖落垂柳深处 石桥通往外界的小河 自东南折过几道湾 紧紧地 接抱陈左湾 接抱那架老水车 和明晃晃纵横交错的水田 西山寺 曾驯服过很多野兽 但无法超度山上那些拥挤的墓地 这片埋葬我的父母 和先人的土地 是另一个村庄 黄昏 有人在烧纸 哭泣 有麻雀在新土上觅食 倒嚼的牛 在柳树下 像一块青石般沉默 三四个老人 围坐石墩 他们喝茶 下棋 聊天 石漂上那个捣衣的女人 不再是我的嫂子 五年前她已搬进山里 记忆里的燕子 也和那些青年男女 离乡背井 也外出打工去了 没等我接近池塘 鸭子飞起 炊烟 从房顶送来饭香 老屋 人去楼空 枯草疯长 偶尔传来的狗叫 让我知道 陈左湾 还在人间

春天 等你等了那么久

刘元明

我在雪花上等你 这些白 直入我的心灵 将我的胸膛也压迫成了 六边形

我在炊烟中等你 一串一串的朦胧 白中泛青 吹响的鸽哨土一样纯净

我在雨中的小路上等你 一团一团的泥泞 充满温馨 所有的泥窝窝浅唱低吟

我在种子上等你 我在草儿上等你 我在桃花上等你 春天 跟我在一起



刘光华

为追赶潮流，修身养性，学会了种草养花。

又是一年春好处，趁着星期天上午调休，带着儿女们赶了一趟花市。

我所说的花市并非南方的那种花市，而是潢川县小镇上的盆景花卉市场。听说在南国，有着花城美誉的广州每年都举办花市，人流如海，鲜花如潮，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更记得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都能看到辛辛苦苦的赶花人。所谓赶花，就是养蜂人为了采到香甜鲜美的蜜，带着蜜蜂往花期最盛的地方赶。

我虽不深谙种草栽花之道，但我喜欢享受偷得浮生半日的闲暇去体验逛游花市的过程，以及拖儿携女的温馨亲情、天伦之乐。我虽不是赶花人，但我理解赶

花人的苦辣酸甜，深味其找到万紫千红、芬艳满目、陌上花开的欢欣，更能感受其割蜜熬制并收获上市的喜悦。

花是人间最美的点缀，树是世上最美的风景，草是自然最美的恩赐。稚子苍头，皆爱花草树木，我也不会例外。我家后院种了一棵桃树，春来了，一树桃花满庭春。门前栽有数株菊花，深秋尽带黄金甲。我们有时从花市买些兰草、金桔、富贵竹，有时向四邻要一些花卉幼芽培植，用心呵护，用爱关注，满室满院便会四季花开。

花市的花品类繁多，有的珍奇昂贵，可望而不可求，最后经过细选精挑，我还是为儿女们买了一株含笑，也算了儿女们户外游玩的心愿。而这种花含苞时

最香，盛开时如少女的笑靥，含着喜悦与娇羞。含笑花期很长，从春天可以开到秋天，盛开的春日采一些含笑花以小白瓷盘盛清水养着，放在茶几上，空气中花香弥漫，屋里显得更清爽洁净。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赶花人。都是在展现它们的芳华和靓丽，怒放它们的生命，因此，期愿我们也可以像含笑花那样一年四季都带着微笑，面对世界。

正如比尔·盖茨曾经说过，人生就是赴一场盛大的约会。我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着希望与美好。光阴荏苒，岁月蹉跎，只有努力拼搏，整装以待，才能追寻到一片片美丽的花海，不会爽约一场场盛大的宴会。



早

胡家丽 摄



随笔

一念之善

董余兰

连日来，挤时间，分步骤，采取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终于完成了辞旧迎新大扫除任务。虽然房子不大，可是犄角旮旯却不少，有些地方一年也扫不了两次，果真藏污纳垢，清理出垃圾无数。有些东西一年不用估计一辈子也不会用了，扔；有些东西看似好好的，放久了就是坏的，扔；有些该扔的东西，当时不扔过后还是扔，那就扔！扔！扔！

很快一个大塑料袋，几个大纸箱都装满了，派老公往楼下垃圾桶里送。送完回来，他说：“我看那有一个开水煲，放在盒子里，好像是好的吧？”

“是的，是好的，原来嫌小了，淘汰的，现在这个开水煲都用一年多了，还留着它干啥？”我以为他舍不得扔。

“那底盘你放一块了吗？”他没管我质疑的语气。

“放一块了，一套都放在那个盒子里。”

“那就好，谁捡到说不定还能用。”他欣慰地说。

“还以为你舍不得扔呢，原来我们俩不谋而合啊！”我笑着说。

每次扔一些还有用的东西时，我总是用袋子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今天在晚报上看到公园旁边设了一面“友善之墙”，把自己不穿又比较新的衣服洗干净挂到墙上，需要的人可以任意试穿并取走，觉得无比温暖。小时候亲戚送给一件称心如意的旧衣服，穿起来一样无比开心。这种举手之劳的善举其实也是一种资源的合理利用。

想起《甘地扔鞋》的故事：

故事讲的是甘地生前有一次外出，在火车将要启动的时候，急匆匆地踏上车门，不小心一只脚被夹了一下，鞋子掉了在门外。火车启动了，他没有犹豫，随即将另一只鞋脱下来，也扔出窗外。一些乘客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把另一只鞋也丢掉，甘地说：“这一只鞋无论多么昂贵，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了用。如果一个穷人正好从铁路旁经过，他就可以得到一双鞋，而不是一只鞋。”

如果失去的同时能让别人拥有一份意外的惊喜，又何尝不是一种善念呢！



心香一瓣

兰花飘香的日子

王刚



“幽兰香风远，蕙草流芳根。”又到了兰花飘香的季节，我从乡下带回的两盆兰花正轻轻地含笑绽放，它的叶子瘦长却绿意盎然，花茎细长却笔直向上，花儿虽小却香气袭人，每每看到这些兰花，至喜之情溢于言表，眼前便会浮现许多与兰的往事，心中也会生出许多感慨。

我喜欢兰，是因五年前到偏远的乡下工作一段时间。那里山峦起伏，古木参天，枝蔓藤绕，幽静深邃。工作之余、百无聊赖之时，便登山缓解工作的压力。距我

最近的山叫王母观，山上风光秀美，四季皆景。那年初冬，独自一人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这是村民上山劳作时走过的小路，时隐时现。有时枯树横在路间，须翻越而过。有时溪水漫过小路，须寻石垫脚透迤前行。行走在这样的路边可以发现许多熟悉的或是稀奇古怪的东西，由于好奇，眼中便多了一些搜寻的目光，试图去找一些自己喜爱的东西。冬天里的绿是最为耀眼的，也是惹人喜爱的，初冬的山上绿色植物仍有不少，常青藤、小松树、兰草……我便注意到了这些在寒风中瑟缩颤栗的兰草，于是选了几株形色较好的挖了回来，种在了办公室的后院里。之后有闲暇便上山挖一些兰草回来栽在

后院里，有一天正在栽兰草的时候，当地的一位同事前来观看，他说：“栽兰草是有讲究的，土不能盖过根的上部，土过高了，兰草就不会开花了。”我将信将疑按照他的指点又栽了一些。第二年的初春，正值兰花飘香的日子，我仔细观察后院里的兰草，先栽的那些土有些过高，果然都没有开花，后来按同事指点栽的兰草都开花了，亭亭玉立，幽香清远，很是喜人。由此看来，兰花的培育还真是有讲究的，这种讲究中似乎蕴含着一些道理，那就是少一些过分呵护，多一些任性随意吧。

我更喜欢兰，那是初春的时候去山中访兰。我们沿着山中的小路前行，很快便看见有很多兰草，盈尺

清明假期，我们随同事到他老家体验茶乡风情，一路的映山红点缀着苍翠的茶园，西河清澈见底，一群群来郊游的市民惬意地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拍照、嬉闹。但是茶园里的采茶人却低头忙碌，没工夫欣赏这迷人的景色，更没有悦耳的歌声，因为新茶“雨前价贵雨后贱”，他们忙着抢天时呢！

到了同事村里，一片新盖的二层小楼整齐地排列在路旁。我们在预订的农家看到，平房里摆放着整套炒茶工具，炒茶师傅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男主人在旁边帮忙，女主人坐在门前择菜，家养的大黑狗安静地卧在树荫下宠辱不惊地看着我们进了院子。主人招呼我们落座，沏上清香的新茶又自顾忙起来，我趁机观察茶农的生活。女主人负责做饭，案板上几个铝盆里盛着洗净的豆芽、包菜、黄瓜等，还有一篮子馒头，灶门口整齐地码放着劈柴，淘米竟然用水桶，足足有十来斤米，我惊讶地看着女主人准备这么多饭菜，猜想中午会有多少人来吃饭呢。男主人在院角临时搭建的简易灶台上生火烧开水，几块木柴烧尽了又添上，水开了冲进暖水瓶里……我们闲得没趣就到屋后山上采茶，先观摩采茶方法：拇指和食指捏住嫩芽往上一提，芽就捏入手中，不得用指甲掐断。我们学着做，觉得这真是考验耐心的功夫活，眼得准、手得快，不一会儿脖子就酸了，采茶真是辛苦！

终于敌不过太阳的暴晒，我们早早地撤回来。厨房里飘出阵阵香味，同事的母亲也来帮忙在灶前烧火，女主人在灶上忙碌，午饭很快就做好了！不一会儿一群妇女挎着篮子说说笑笑地进了院子，她们洗脸、拿碗盛饭，毫不拘束，其他人也陆续归来；先吃晚饭的洗头、洗衣服，又给水杯续满水，在树荫里歇息，为下午采茶做准备。男主人放下刚端起的饭碗给每位采茶工的茶叶过称、记录，有些不符合要求的叶芽还得退回，确保都是立得起的银毫！这时候我才观察一下，共有二十多人，多数是四五十岁的妇女，楼上楼下的床铺都挤满了。

安顿好采茶工，男主人返回饭桌继续吃饭。交谈得知，他们凌晨三点半就起床做早饭，确保早出工、多采茶，只要不下雨，清明前后一个月天天上山。尽管辛苦，采茶工获利丰厚，茶农更是赚得盆满钵满。男主人筹划采罢春茶后经营农家乐，吸引更多的人来茶乡游玩！

我们伴着淡淡的茶香，嚼着香嘎嘎脆的地锅锅巴，真心祝愿茶农的日子越来越好！

永远别害怕自己的声音

威廉·福克纳

许多年前，在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还未出生时，一个聪明的法国人说过：“倘若青年人没有知识，倘若老年人没有能力。”我们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当你年轻的时候，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却不知道该干什么。可是后来，你上了年纪，经验、阅历教会了你一切，你却疲倦了，胆子也变小了。你什么都无所谓了，你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除非你自己受到冤屈，你是再也没有多余的能力与心管其他闲事了。

那么，今天晚上坐在这个房间里的你们——这些青年男女，以及今天坐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类似房间里的青年男女，是有能力改变世界，是可以使它永远免除战争、不公正与苦难的，只要你们知道如何去做以及该做些什么。既然如那位法国老者所说，因为你年纪轻，你们不可能知道该做什么，那么站在这里的不管什么人，只要有满头白发，就应该能够告诉你们了。

但是，站在你们面前的那个人，却不像他的白发所装扮出或想显示的那么老、那么聪明。因为他无法给你们一个八面玲珑的回答，也不能向你们提供一个现成的模式。但是他可以告诉你们下面这些话，因为他相信这些话是对的。

今天威胁着我们的恐惧，不是原子弹，甚至也不是对原子弹的恐惧，因为如果原子弹今天晚上落在奥克斯福，它所能做的一切无非就是杀死我们，这算不得什么，因为一旦它做了这件事，它也就剥夺了对我们的仅有的控制：那就是对它的畏惧，对它的那份提心吊胆。

我们的危险倒并不在于此。我们的危险是，今天世界上的一些势力，它们企图利用人的恐惧心理来剥夺他的个性、他的灵魂，试图通过恐惧与贿赂，把人降

低为不会思考的一团东西——向人提供免费的食物，这不是他出力气挣得的，提供轻易能到手的没有价值的金钱，这不是他干活换来的。危险的是那些经济、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那些独裁者与政客——美洲的、欧洲的或是亚洲的，不管他们怎样标榜自己，目的都是要把人降为唯唯诺诺的一团东西，只为自己的利益与权力而活着，或是因为他们自身感到困惑与害怕。他们害怕或是无法相信：人是有能力的，是可以勇敢、坚忍与自我牺牲的。

那是我们必须加以拒绝的，倘若我们想改变世界，使它让人类能和平、安全地生活下去的话。成为一团东西的人是不能也不愿拯救人类的。能拯救人的人类自身，他们是按照上帝形象被塑造而成的，正因如此才有能力与意志区分正确与错误，并且能够拯救自己，因为人类是值得拯救的——他们将永远相信，不仅是相信人有权力摒弃不正义、贪婪与欺骗，而且有责任与义务去促成正义、真理、怜悯与同情的实现。

因此，永远也不要害怕。永远也别害怕提高你的声音，去赞成诚实、真理与同情，反对不正义、撒谎与贪婪。如果你们，不是作为一个班级或一个阶级，而是作为个人、作为男人与女人，会这样做，那么，你们将改变这个世界。在下一个世纪里，所有的拿破仑们、希特勒们、凯撒大帝们、墨索里尼们和其他那些渴望权利且利欲熏心的人们，以及那些仅仅是自己感到困惑、无所适从与恐惧的小政客、小帮凶，他们曾经、正在或是希望利用人的畏惧心理与贪得无厌来奴役人类，这样的人必将从地球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作者1951年在密西西比州大学附属高中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高的兰草里都开着淡淡的兰花，一大片一大片的，似青草上的薄雾，香气浓烈极了。细细寻找每一枝花，花色浅青嫩黄，花瓣纤弱，大小不一，极不对称。淡紫色的花蕊微微张开，朴素大方，天生丽质，没有丝毫的修饰。那绵长的花香既热烈又淡雅，沁人心脾。仿佛置身于天香的国度，让人流连忘返。同行的同事笑着说：“这可比你后院的宝贝水灵多了！山谷中的兰草长的叶秀，开的花纯，纤弱中透出有灵气，楚楚中生出灵性啊！”“你栽的兰花虽然叶肥花大，绰约风姿，似乎很甜美，但缺少了这种自然中的格调，俗气了许多。”我有所顿悟，坐在石头上了陷入了沉思。是啊，“芷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空谷里的兰草，在山中默默生长，默默绽放，就是一种不俗的精神。“我爱幽兰异众芳，不将颜色媚春阳。西风寒露深林下，任是无人也自香。”人生在世，应当保持这样一份真实性，带着清雅的品格上路，以自己的姿态，守望那片山野，播种着那片乡野！